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五

方

岳

巨山

啓

代上王提舉

課桑麻於屬邑幸而有蘇刺史之天訊桃李於年家  
寧不爲李將軍之地儻可寘之牙頰是用布其腹心  
蓋以昔者孔融登元禮之門猶叙先世夫子與老聃  
之契矧予兩叔同此一科愛其人者及屋上之烏肯  
相忘於子姓察吾政而異兒傍之雉已難揜於先生  
然則攀附者雖私情而其挈提者乃公道不知僭矣  
請具陳之伏念某藐然孤蹤切有微志家惟故書耳  
未能寒燈火之盟兒薄吾澤耶竟以墮塵埃之吏至



鬱鬱而居此豈區區之所期舉眼視八荒綠髮已霜  
蓬之短折腰爲五斗青衫幾荷葉之枯自得邑於山  
間如置身於井底參差兩政荏苒四年意者有待而  
然否則旣歸之夕莫非王事我獨勞也諸公嘗借之  
齒牙豈無他人胡不比焉父執實爲之眉目安用不  
鳴之鴈自同旅汎之鳧恭惟所懷如春風其道即元  
氣方落筆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高如起  
草於明光宮則辭林世少雙而文有體此學者之斗  
北爲儒家之指南士有一經於品題語亦十倍其精  
彩敢忘精白自誤雌黃但願生識韓荆州蓋久已傾  
心於門墻師弟子之數安得近舍皇甫湜使無以藉  
口於薦紳士大夫之間竊仰盛心必垂明聽

代上劉寺丞

百乘之家可爲之宰已熟成瓜數仞之墻不得其門  
亦慙行李敢借齒牙之論略陳眉目之書苟有以藉  
其口於縉紳之間則何啻被吾身以文繡之美試垂  
靜聽倘辱誤知伏念某藐然孤蹤竊有微志瀾翻夜  
讀燈寒幾落於簷花潦倒冥行杉老半枯於荷葉自  
詭青山之縣幾成白髮之翁已日乃革已日乃孚吾  
知免矣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夫何爲哉雖微尚方雙  
鳧之歸安得平原一鷄之薦幸草木之同味豈桃李  
之不言庶其此行恃以自壯恭惟其道即元氣所懷  
如春風羞崑崙薄蓬萊聿凝香於燕寢披琅玕器間  
闔端飛翰於鰲扉凡所雌黃相傳清白一舉手一投

足而生其羽翼大丈夫用力於當世之所爲三吐哺  
三握髮而假之色詞下執事待士之以禮者如此使  
冀北之駑駘猶市則淮南之鷄犬亦仙委身而依劉  
公夫豈無其故者下榻而待徐穉亦唯所以命之靖  
惟盛心式顯嘉諾

代上李制使

祗鼎餘五色之丹曾亦淮南之鷄犬棄車下千金之  
骨不幾冀北之駑駘敢陳眉目之書更借齒牙之論  
蓋待以國士則雖至於再且至于三而何嫌亦豈無  
他人謂特知其一未知其二而奚取莫若參苓之舊  
又觀桃李之新切仰瞻慈寧以瀆告伏念某苦無竒  
氣亦有壯心舉眼視八荒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爲

五斗青衫半荷葉之枯然雖碌碌州縣之間未肯  
瑣簿書而止思昔蘭亭之禊遄熏藥籠之芬予不負  
丞丞亦不負予惟倚春風之信鳥能擇木木豈能擇  
鳥夕棲明月之枝公爲此來時已自慶竊以爲兩地  
之相望皆適在二天之所臨意其造物之與謀或者  
功名之見逼安用不鳴之鴈覬搏已化之鷗恭惟轉  
洪鈞而萬象春持清議而一諾重方出而將入而相  
其紀之旂常而勒之鼎彝雖耕者農戰者兵皆歌于  
田野而賀于軍旅凡百奔走願一品題廼若生識韓  
荊州曾到花邊之洞安得近舍皇甫湜地尋李下之  
蹊丞以此懷布之明聽予取予求而不厭詎曰前日  
之是今日之非自棄自暴而弗陳則恐不失之瀆而

失之悔靖惟盛德儻賜真知

代與諸監司

某蓋聞不負知己乃能不負國家何有吾身則亦何有官爵大義所在庶言必同伏見大使尚書挺身於強韃之虎豺脫命於逆旻之梟鏡不幸失金湯之守謹以攻之試嘗論鐵石之心有足悲者凡爾見知於疇昔正欲相期於歲寒我思古人切爲浩歎劉少傳棄城池而遁去謫之白州吳武順上節鉞而贖之載在青史至今聞者相與聳然豈有平時握手出肺肝謂義結於弟兄之行而乃一旦全軀保妻子不哀鳴於君父之側敢告同門共爲削牘願納吾儕之秩覲寬此老之華人而無禮而無儀則不如於一死侯自

我得自我失亦何憂於數官庶幾使風俗薄惡之時知猶有志氣激昂之士諒嘉輿論慨列朝銜

上趙端明

士爲知己者用誰當賦歸去來兮之辭事有大謬不然輒自贊無可柰何之說試垂靜聽盡布真情伏念某初以冷官墮於窮塞交舊無虬螭之援所挾伊何勢分有馬牛之風奚求之敢乃一見下陳蕃之榻輕千金築郭隗之臺歡若平生過於儕等豈但倒屣而迎王粲相親禮貌之間所謂逢人而說項斯每費齒牙之及甚至父兄疾則以霖雨之手而爲之昧室廬燬則勤暴露之憂而致之貲殆同休戚於一家畧無貴賤之兩眦旋觀國士遇我之意寧忘小人懷惠之

私蓋駑駘猶識於戀軒而燕雀亦知於賀厦夫何決  
去莫肯爲留肯薄淮陽耶自難啓囁嚅之口不負臨  
賀者其奚愛么麼之身然以窮鬼之欺凌不堪奇禍  
之竊發始則故里有王參元之火繼而舉家懷秦越  
人之憂伯兄竟歿於異鄉旅襯未歸於厚土至若老  
者風淫之已甚爲之人子雨泣而危之今殆生無以  
居而死無以藏不但老之爲喜而病之爲懼我之懷  
矣亦何幸於依劉天實爲之曾莫如於返魯大非得  
已敢不具陳欲望惻然於穎叔之言賜之以毛義之  
檄烏傷而哺庶幾晚歲之安鷹飽則颺不可同年而  
語誓以桑榆之境重歸桃李之蹊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五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六

方岳 巨山

啓

回朱尉

伏以傳吳氏之隱梅謹然旁午倚魯官而采藻幸甚  
同寅辱魚腹之遞緘喜馬蹄之壓境占辭已晚有醜  
謂何恭惟某官筆下波瀾之老成胷中丘壑之灑落  
將軍百戰胡爲看市人之先封兄弟二難頗亦怪大  
夫之後殿黃綃吐辭之絕妙青衫入手而未甘謂當  
綴天上星辰之班乃復墮人間神仙之吏鼠輩相目  
此其聰明尉耶鵷序有言且爲清望官矣某泥古之  
學背時而馳讀賢於十從事之書知同臭味賦不願

萬戶侯之句快觀光塵

回劉學錄

某得劉公一紙書知爲畏友笑邊生五經笥敢曰吾師願從山水之間共尋文字之樂伏惟某官刊落訓故深繹典墳歲貢鄉曲英已快雲天之橫鶻妙在言語外當爲學海之老龍若徒擷其葩華恐自枯於根本正不必泥古人之糟粕甚至於以箕子爲芟滋言觀訓誥誓命之文要識唐虞成周之際庶乎有得奚患無聞某技止黔驢朴如鄭鼠鏘晦庵之遺響敬佩贈言訪醉翁之舊遊倚需投分尚邀傾倒相與發揮

回趙學正

某問訊二三子雅聞趙日之溫緬懷六一翁端奉饗

雲之麗士氣振矣我心寫兮伏惟某官蘭猗猗而自香菊鮮鮮而獨秀少日彫蟲之賦慨壯夫之不爲今者伯魚之詩幾古人之可到靖惟吾道匪在陳言蓋此心即堯舜之心其所學必孔周之學儒之謂貴君豈苟云若徒疲精於摘章繪句之間可以得意於含英咀華之外斯文關百聖之統覬明辨之盛名題千佛之經特餘事耳某了無器局奚以範模人之患在爲師其惟歛衽古之學者爲已當共書紳深幸得朋無忘規我

回張學正

某與滁人遊瑣瑣愧一經之陋有賢者在琅琅記三篋之遺蔚然秀峰得此益友伏惟某官鄙家傳於黃



石換仙骨於赤松兩上鄉書每爲子大夫之首幾年  
侯類久傾衆朋友之心惟領袖之非難必紀綱之自  
肅子帥以正何嫌乎同隊之魚人得而輕則必有敗  
羣之馬欲覘所學奚止於文願言淡墨之題式快蜚  
黃之迅某自知其拙見謂之迂冠者五六人遄共詩  
書之樂山行六七里喜聞翰墨之香不頌而規乃予  
所望

回曹直學

某采芹藻之香何幸相從於衆楚挹芝蘭之秀孰云  
無缺於百參睠然裁緘喜甚折屐伏惟某官妙六義  
四始之旨遺一唱三歎之音獻賢能之書于王有嘉  
薦鶚升俊秀之士於學增重堂鱣惟此子衿言觀領

袖必操履之正者豈辭章而已哉識字幾何驚異言  
之太甚持身惟謹喜允說以相資式邁甲乙之科少  
售辛勤之志某蚤遊諸老自守一癯學不講德不脩  
敬佩聖言於洙泗年相若道相似每慙師說於昌黎  
何以見規竦然改聽

回周學錄

某遡瑯琊之深秀行矣鱣堂玩瓊玉之菁華如聞豹  
略有士若此我心則爽伏惟某官蔚乎傳太公望之  
書浩然投班定遠之筆策勳汗馬固嘗登灞岸而望  
長安疲精蠹魚要當繇河汾以挹洙泗必有胷中之  
兵甲匪徒陌上之弓刀時時以古今澆之豈無識者  
區區爲利祿計耳亦安取斯會有息言不視功載某



朽然無學奚以爲師緬懷六一翁每歌豐樂之記願  
與二三子共守文昭之箴如切如磋勿迂勿泛

回周糾彈

某辱教之及荷意甚塵糾豈易然是謂一學之風憲  
身率先耳毋羞諸子之月評歧相觀於俎豆之間要  
自得於翰墨之外功名入手何執足以爲重輕歲月  
到頭勉矣擇之於賢否匪伊胥晤共話所懷

回戴學諭

某辱問勤儉發緘恐慙擬人必於其倫奈何孔孟子  
也遜汝求諸非道奚以籍湜輩爲靖言吾黨之交情  
可略世俗之駢語勿憚改過繼今畫鍼砭之辭在好  
爲師正有不範模之患友直友諒是究是圖

回蔣學諭

某辱書感甚啓讀竦然見一刺史即周孔之魯何幅  
尺非大丈夫無趙孟者枉以直尋其孰敢當抑子之  
過求之方冊願無忘燈火之一寒安得圓機亦欲扣  
風煙之三逕言之喋喋意則拳拳

回徐齋論

某濫塵經席端奉書函患在好爲師已切式微之嘆  
未有不須友敬歌伐木之章敢致贈言因以報貺挑  
達而云挑闢豈真誤歟弄璋而寫弄麈恐貽譏矣幸  
毋憚蠅頭之細更詳稽馬尾之訛

回湯掌儀

某猥辱長牋備聞高誼師道不古今直章句之云儒

行無他亦曰綱常而已嘉與吾黨深跂前修抑抑威儀子勿俄於側弁袞袞臺省吾何歉於無氈少須拱揖之間覘見藏修之益

回蔣齋長

某未奉匿屣遽勤傳鯉文以會友敢陳古學之緒餘患在爲師安有國人之矜式子則曰用力之銳吾正憂見道之難優而柔之當如江海之浸嘒其歎矣初無山嶽之高心之精微語則粗淺

回葉教諭

某交龜屬耳烹鯉寔然謂王通講太平之書不過專於泥古然賈誼陳治安之策乃以直而迂時其爲獨冷之官墮在極寒之塞仰韓公之斗恐負深期披樂

廣之雲或傾高論勉旃自力毋逸乃心

回翟齋諭

某簪盍有期牋題甚寵倚博士之席其何以堪見逢掖之衣云胡不喜佳哉山水容此圖書詩有六義焉當共話爐亭之雨子來幾日矣篋詠歸沂浴之風勉爾好修無忘忠告

回薛集正

某幸甚論交睽然辱問師道不立久矣以我奚爲入心所存者何惟子之勉如但優於分數正恐失之毫釐見所見聞所聞是之審耳德其德道其道亦焉取斯不曰文乎又其細者

回徐學諭

某茲辱乃翁彈冠有書嚙袖得賢父子而與語寫我心兮翹佳山水而共遊則吾道在咨爾青衿之樂豈惟黃綸之辭鳳閣絲綸於予奚取鯉庭詩禮期子無忘勉哉惟時行矣胥晤

回奚監酒

粵起鱣堂小留虎帳談笑青油幕安用腐儒飛墮碧雲殘甚慙鄉友此豈醉翁之誤我政恐空山之怨人不曰師乎何厭廣文之冷拔其尤者孰云處士之良尚邀粉社之春毋靳藥言之益

回許察推

騎鶴記楊州之夢曾話辛勤烹魚得故人之書喜同寅協君子至止我心寫兮恭惟某官飽鑑湖一曲

秋詠剡水三更之雪要是放翁宅相詩派有傳得非許遠家兒邊城獨勇佐大相芙蓉之府尋平山楊柳之春飛書塞北之風沙特餘事耳歌枕江南之煙雨寧久此乎某別去幾何傾翹已甚倚博士之席甘老鱣堂着從事之衫苦留烏幕歎毛錐子之安用笑田舍翁其盍歸問訊黃花坐想馬蹄之疾笑談清夜願聞塵尾之餘

回王高郵

伏審銅符分虎金印視龜登堂而宣上德音重見太平之官府下車而問民疾苦第行簡靜之文書邊壘晏然屢氓歡甚恭惟某官老成而其慮定重厚而其材宏惟軍旅俎豆兼聞之自得詩書之趣謂太尉丞

相尊等耳奚分文武之岐乃投筆於蠹魚注爾雅之時自立幟於貂蟬出兜鍪之句丕視功載越有戰多塞草秋黃防衆狙之羣嘯淮山暮紫勞五馬以再來訊之甓社之珠隱若長城之寶遶觀偉績式對褒綸某翹想匿犀猥勤傳鯉今將軍計安出其遂洗天河之兵雖書生無能爲或可作浯溪之頌願言凱奏於赫皇靈

回沈宰

伏審雲飛鳧舄春洽雉郊事大夫之賢坐想彈琴而治去父母之國何當騎竹而迎遠哉遙遙于以負負恭惟某官毫端茗雪之秀曾襟湖海之豪孤嘯風煙未覺休文之詩瘦獨醒塵滓寧甘東老之書貧縱不

盛之白玉之堂奚至屈此青山之縣民瘼極矣吏奸柰何如使倒持太阿而授之焉用若發新硎之爲者一牛橫笛第令安兩外之耕五鳳塗芝政恐有日邊之召願言公尹留惠疲氓某起從田間寘之幕底邊城吹角毛錐顧安用哉茅屋生苔老生亦欲歸耳自笑儒冠之誤每思農畝之荒望美人兮一涯庶幾玉我共明月於千里翹企金相

回趙漕

塞車帷而巡所部固嘗瞻韓斗之光遺幕府而人爲書久不報郇雲之妙豈有使者攜謙之至此而爲掾曹偃蹇以自如政使病風喪心之人猶知矜已傲物之禍况以賤而事貴亦何恃而敢然請具陳之在所

貸矣伏念某比聞親老道感風寒亟馳至於都門端  
奉迎於官舍幾廢人事第親方書幸茲喜懼之年纔  
有壽康之望惟是晨昏定省之不暇莫知日月往來  
之寢深每吐舌以自驚屢濡毫而復止念韓愈亦人  
耳心敢傲於翰林抑茅容有毋焉禮未遑於重客深  
愧子家之執訊竟無殷浩之空函時惟不韙之辜所  
恃有容之量敢望某官待人以恕及老以慈察其承  
顏接辭已懷慕藺之志何至掃影滅迹自取簡驩之  
誅輒布其愚幸垂之聽

回立憲

某昨以行告宜若禮然乃勤界王之題遠致兼金之  
餘可以予可以無予此奚爲司府之頒謀之臧謀之

不臧或正坐浮家之請噬臍何及拜手 慙蓋以卻  
之不恭夫豈受之而是泛剡曲夜深之 已借一帆  
溯江東日暮之雲莫殫万緒竦趨輦轂 一紅緘勝

回朱制幹

思鱸解去柰何主金耀之書騎鶴復來奚以贊玉垣  
之畫獨喜衛察之君子率皆箕部之故人夙已會心  
歡其晤語恭惟某官辯足以折五鹿忠足以集千鳥  
幕府翱翔信有瓊花之詩債邊城騷屑小迂玉笋之  
仙班誰言官閣之梅幾老山莊之橘賴吾此客增重  
元戎小卻盛之白玉堂聞且召矣古云樂者青油幕  
寧久居平某曩奉美蓉味同草木許身何愚而自比  
稷契恐貽笑大方之家同官盡俊而偏善柳劉不妨

回俗士之駕豈其父要而我遺

回李簿

青山擁縣有嘉樓枳之鸞綠水護田誰記去家之鶴  
聿來瑤宇如見玉人恭惟某官輩行則魯靈光器韻  
則禹神鼎蓋謫仙人之苗裔無敵於詩何飛將軍之  
聲名不侯如故安有學者之北斗屈於進士之南廊  
帝曰嗟哉公等何見晚也仕其漫耳高人亦主簿耶  
第聞鄉曲之誦言少紆田里之愁歎幸無忘於鐵硯  
許重對於金鑿立登政塗厥有故事某起從撥檣幾  
化甕齏多病每思故廬曾莫逐畢方之祟此曹宜束  
高閣何當低太白之芒乃司金耀之書仍贊玉垣之  
畫其誰歸我所欠識公萬戶韓荊州今之賦昔一詣

習鑿齒秋以爲期斷金則同報瓊焉有

回張制幾

公車飛剡帥闔借籌人物渺然竊嘆四郊之多壘時  
事如此孰爲萬里之長城茲得一賢重增九鼎恭惟  
某官以燕公大手之筆傳穀城老父之書儒者乃知  
兵乎用能決千里之勝丈夫當爲真耳豈惟記三籥  
之亡試嘗慨披輿地之圖固已熟攷華夷之勢彼烏  
乎強吾烏乎弱戰何爲勝守何爲堅了然胸中殆猶  
燭照而龜卜運諸掌上寧慮秋高而馬肥有偉弓旌  
之招式僕甲兵之洗政恐青油譚笑雖賀得賢主人  
然有紫禁煙花詎久稽天下士某逝言已去于思復  
來前度劉郎絕歎桃花之老我秋風張翰終懷蓴菜



之可人又將賦歸去來兮之辭亦姑作居無幾何之  
計功名付公等相期久遠之看煙水有吾廬儻遂寬  
閑之適願言載色共話此心

回士友

某自揆何人有來秀句我輩畏名如畏虎欲捲錦鯨  
而還之書生得句勝得官復貪黃綃之妙甚雖愧袞  
褒之誤敢輕緜一之藏

回鮑上舍

某昨辱高軒過予逆旅適千里見似人而喜况復鄉  
粉得一紙賢從事之書第嘉辭藻乃苦歎儒冠之誤  
恨相逢客路之寒因索笑於梅簷欲賦歸於茅屋視  
吾舌在雅無取縱橫之家與予目成當有識離騷之

妙

回黃宰

伏審齊飛五鳳趣駕雙鳧相傳紫橐之家直聽履而  
上耳不鄙青山之縣欲彈琴而治之覺松竹之自矜  
與草萊而相賀恭惟某官家聲江夏人傑洪都左圖  
右史之徃來無虛名下南浦西山之朝莫盡在胷中  
故嘗出其緒餘所至爲之特立謂且破拘攣之格便  
當趨禁近之斑鬣絲乎保障乎方軫垂旒之念野馬  
也塵埃也亦煩製錦之材然而四轄六院之除多在  
一同五月之最民望攸屬公行勿遲某自塵一科不  
啻十稔拙於涉世曾掌故之幾何放以還山煩惠文  
之彈去今旣久於耕雨亦無復於問天但得縣公如

漢吏之循則與里老共滕岷之幸看山無笏或容野  
服而迎種樹有書儻遂巖棲之托其非公事寧敢私  
陳

回衆官

某瓦礫先廬久燼王參元之火蓬蒿舊徑僑遷張仲  
蔚之居不堪上兩而旁風豈但仰天而見月爾乃灌  
蔬之暇略加生草之茨雲住半間還是玉川之屋談  
傾四座寧容金谷之車何誤聽聞肯幸臨况不特小  
人之環堵莫當長者之移尊且聽琴宓賤之堂尚煩  
卻去詎載酒楊雄之宅而獨偃然庸敢固辭嗣殫深  
謝

又

某荐拜連壁之翰極佩斷金之心雖微突兀眼前瞻  
鳥之止誰屋而乃推敲月底下馬之氣如虹不圖至  
于再三夫豈容於執一如自坐東鄉肯爲風月之主  
人當掛起西窓留作雲山之佳話

回趙尉

伏審趨舍人裝隱神仙吏一琴一鶴故有家風八人  
八龍雅聞譽處胡齮刺鱷之手小煩射鴨之弓恭惟  
某官冰雪照人風煙滿抱衢故太末也盡攬爛柯之  
奇尉其真仙乎式瞻喬木之古雖溧水欠孟郊之句  
顧吳門有梅福之書奚事弓刀少迂塗轍高眠田里  
北鄙今無狐貍重酌江山西臺當有鸚鵡某拙于涉  
世放以還山杞未棘而菊未蒨吾耕勞止荷爲衣兮

蘭爲佩公望父之得無脩容則降旣見

回趙縣丞

伏以藍田千竹喜入吟邊揚子一壩適在宇下雖若  
燕鴻之避雅聞笙鶴之音恭惟某官曾有層巒身爲  
盤石提筆秋風之戰鵬已疊雙袖笏樵溪之遊鴻方  
漸陸脫或肯排雲而罷閭闔安知不跨海而望蓬萊  
資歷拘之歎息久矣世豈舍我姑徐徐六月之飛丞  
不負予寧鬱鬱千山之底式遄薦墨不次除綸某久  
卧秋崖偶塵壁水開緘見諫議之面三印斜封論文  
敵開府之詩一樽何日有懷注仰無數戢藏

回景獻邸

某平生大繆纒脫小銓青衫半荷葉之枯不勝歷落

白髮盡霜蓬之茁亦笑宜教茫未控於謝言遽有來  
於慶牘今殆可去矣敢稽誦部之番此何以賀歟已  
後賓榮之敬

回榮王

倚席賢關久慙衿佩橫經公族何取範模極知北海  
之踈無補東平之樂恭惟某官受系宗祏挺生神明  
建丹第以屏周有禱棣華之鄂錫純嘏以保魯誕開  
茅土之宜雅聞密勿於縉紳番意討論於載籍文昭  
武穆信知龍種之自殊沛易楚詩寧許豹麕之時見  
夫何朴學仰稱盛心某懷刺未漫辱書良寵謙卑以  
自牧也乃能無獻子之家貧賤者驕人乎豈在設穆  
生之醴

回程學論

白雪千莖吾生行且休矣陽春一曲遠道胡爲來哉  
迥如清曉南枝之花更是大江東去之調把玩不容  
於釋手摧頽亦復以驚心有蓼者莪誰無犬馬之養  
維桑及梓寧勿尊鱸之思况當大學齏鹽之時敢作  
生日湯餅之夢美人青玉案真是暗投小奚古錦囊  
第當重襲

回景獻郎

吾年如此已驚蒲柳之秋人壽幾何又見桑蓬之旦  
乃重煩於後騎終不棄於前魚講堂之昨夢恍然書  
卷之故情甚厚五十學易笑屈指之無多八千爲春  
愧贈言之何有

回南康軍舉人第一名熊東之

籍甚文名老熊當道褒然舉首凡馬空羣得聖人筆  
削之心重鄉老賓興之選恭惟妙探絕學獨抱遺經  
誰不黜伯而尊王是陳言耳或者褒子而貶父如名  
義何放出一頭了無衆手以此戰何不克得臣將寓  
目焉惟不矜莫與爭晉霸在此行矣

回第二名陳大猷

衆人逐鹿何有何亡老手射鵬每發每中雖曹參之  
第二知李廣之無雙恭惟熟講中庸卓爲茂異許孟  
容有禮學典章多所裁之公孫弘舉賢良郡國無以  
易也迄援枹而再鼓又按幟以先登鹿洞古而聘君  
來莫如之子鼉洲圓而狀元出其在此行

第三名劉震酉

項羽敵萬不亦壯哉荀伯在三幾少屈矣歎伏老蒼之筆驚嗟英妙之年恭惟賦聲摩空詩才論斗文章有氣意其與廬山高學問藏身乃亦如椰子大於此見士之秀何必曰老而成勉旃此行逐鹿斫廣寒之桂毋曰得意躍馬看長安之花

第四名于震龍

經窮義畫妙在函三帝謂晉公合居第四真是射鵰之手又登薦鶚之書恭惟風雲軒軒燈火兀兀文章則有若司馬蚤負雋聲郡國無以易公孫每先賓貢在此行矣其必勉之聲圓而神已作連茹彙征之兆氣剛以直無爲看花得意之詩

第五名于方

失李方叔五色已迷得曾南豐一言可決亦喜窮波斯之識寶要是古戰場之驚人恭惟能讀三墳之書自成一家之學衆人固不識也幾爲爨下之棄遺小子不知裁之真似暗中之摸索忽驚傑作足張吾軍其必勉之奮修鱗於春蟄毋令或者笑老眼之冬烘

第六名段夢賢

登樓王粲賦自有聲入洛陸機年不可及遂占易爻之六獨當筆陣之千恭惟譜傳甲族於文昌學富酉陽之雜俎八叉手頃已成擲地之奇五色目中頗有摩空之想是收英妙賓貢賢能三薦一門可想詩書之盛重闈雙慶又觀袍笏之歸

第七名黃桂

詩有六義大肆厥辭作者七人適當其數偉橫秋之  
健翻端擊水以雄飛恭惟筆墨無塵詩書有種千人  
小異常識君賓退之交三年不鳴果驚人文戰之捷  
勉圖遠業亟奮脩程今仲舒何如古仲舒但喜姓名  
之似杜子夏自爲兩子夏不妨科目之同

第八名何德新

太冲妙思賦必十年荀鶴異才名高第八要是摩空  
之手不孤擲地之聲恭惟脩水之英弘齋之學垂髫  
穎異孟母之賢可知落筆老蒼何蕃之歸夙別果鏘  
文響勇拔薦書有容點頭不負平生之燈火爲君燒  
尾頰驚一夕之風雷

第九名陳道可

周有六官雅聞作者陽爲九數屈使居之聿登天府  
之賢書知是年家之子姓恭惟志在姬旦學於河汾  
我思伯兮有一千佛名經之在人言今者當十九年  
繼霸之時名果不虛書寧無種苟明經取科第豈惟  
家世之相仍以是編致太平罔俾古人之專美

第十名彭夢文

老彭世家故多學者伏生口授類以書聞是典大比  
之賢適在就盈之數恭惟廬山之秀疆齊之宗怪怪  
竒竒遂入不雷同之眼渾渾噩噩更須極潛聖之心  
願鼓行於南宮必改圖而東轍文章官樣自是朱衣  
之點頭衣鉢家傳豈但青衫之入手



第十一名李鑣

廬山之陽居多人傑弘齋之後今見聞孫遂以伏羲之書來群鳴鹿之彥恭惟夢吞三畫辭關九師爾尚迪前人探花開庚戌之榜式克至今日齊芳適甲子之周若有數然厥在此矣山房九十卷難藏文字之光臚傳第一人當入衣冠之盛

第十二名劉夢六

精神之接非想非因文字之祥不五不七豈以音同於袍色宜乎名在於薦書恭惟早有賦聲信爲人瑞翁忍窮而教子書豈窮人文得助則通神居吾助汝遽然有蝶訊以化鵬插翻九霄以其數則然矣連鰲一釣將與子其成之

第十三名陳

名登薦書勲在翰府十三卦之取象正得異才二千石之觀光亦驚老眼恭惟秀出玉峽鏘爲金聲泉石地靈况是鹿眠之諸子文字天巧難稽鯤化之脩程維其勉旃在此行矣文惠公之衣鉢毋曰遙遙臚句傳之姓名自當表表

第十四名凌鼎龍

上林司馬氣欲凌雲北冥有鯤風斯運海快矣天池之徙飄其月府之登恭惟擲地文聲補天賦手雕蟲篆刻何恨中眉之三薦鶚橫飛遂聯科目之一幸甚觀駕勉旃着鞭亦步亦趨我則慙爲於鷄口必勝必取君當勇跨於鰲頭

第十五名利卓

半水采芹雅知能賦秋風撒棘相賀得人足爲鄉校  
之光未覺廬山之老恭惟人今而心古齒宿而意新  
白髮無情每歎中眉之屢青衫有種未嫌入手之遲  
竟擅名場觀光上國衛靈之第十五牛後何居莊冥  
之擊三千鵬飛訊矣壯哉晚節其在此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七

方 岳 巨山

啓

代回趙簿

伏以麟鬻分夜雪之燈未寒草夢魚素遞春風之訊  
適近枳棲跂重論疇昔之心喜不隔同年之面恭惟  
某官聲光如斗氣韻欲仙小奚佩古錦囊吟盡風檣  
之騷句太乙然青藜杖讀殘寶苑之秘書久已騰淡  
墨之暉何至試勾朱之最雲深曉殿盍隨鴛鷺之行  
花動春城式快鸞凰之翥竚頒瑤札儀我銀潢某拙  
則未除貧亦不改弓韜一尉樗櫟之材何堪硯老半  
生壑益之味故在抵掌豈甘於俗吏折腰猶迓於世

情群然寵伏之信中以蜂虻之毒官事未易了也無  
已太廢吾道其果非耶奚爲敢愠延覬金蘭之好惠  
垂玉薤之規野梅吹江路之香尚穎佳晤山雨話爐  
亭之舊重挹清芬

代回范侍郎

某本乏修能誤膺重寄虜敢盜邊而凌中夏端繇顯  
闡之非人發不卹締而憂宗周竊憤長淮之多壘粵  
覘淝水幾震江流此吾君丙夜不安枕之時豈我輩  
旁觀而袖手之日奉涌壑而沃焦釜敢姑徐徐出險  
道而援孤城蓋亦岌岌雖幸解西陲之急殊未寬北  
顧之思胡驟發於詔函乃誕躋於憲部退揆君臣之  
誼殆猶父子之間幹蠱者職分之當然能家者功勞

之奚有已陳免積期得俞音跋朝而飛賀書慙誦昌  
黎之聯句圍碁而聞捷奏頌同謝傳之雅懷其若心  
藏難於言旣

代回丘提刑

伏審誕將繡斧仍在錦鄉諭已滌龜敢忘傳鯉恭惟  
某官珠寒甕社玉潤秦郵有曾中百萬兵蚤煩漕輓  
畫河朔十三策妙有惟籌惟帝思祖宗立國之仁謂  
誰識天地好生之德還觀當世無若吾儒起六轡而  
東之聳兩臺之屹爾山川如故不移前日之棠陰歲  
月幾何遄下春風之芝詔某誼同手足喜見面顏願  
言快着於祖鞭已戒先馳於鄭驛心之所蘊言莫能  
殫

代回史參政

伏以護師外闡五年無補於宵衣進職中臺一札俾  
司於秋典正此循墻之避莫違記室之恭尋灑玉以  
先之感斷金而愧甚伏念某猗無他技徒有壯心父  
在兵間而父教之忠深忝西平之子橫行虜中而歸  
無以報遠勤北顧之憂惟不勝忠憤之懷思欲濟艱  
難之會蠢茲夷醜大入漢邊旣播毒於豐黃復垂涎  
於商毫如使老熊之當道孰能侮之殆將困獸之鬪  
泥盡成擒矣今縱驚於風鶴猶未靖於鯨鯢夫何罔  
功誤此僭賞茲蓋某官招俊又以列庶位同心德以  
興太平當我公之歸兮時事罄金鑾之論有爲王而  
畱者人材參鼎鉉之調雖東陞微橫草之勞而南面

念采薇之戍端繇密啓曾靡遐遺然叙勤者國家之  
懋恩惟盡忠者臣子之常節敢叨瞻賚以辱已知某  
昨已力控巽章冀叔渙渥魯仲連天下士豈甘市道  
之爲諸葛亮王佐材其樂成人之美有言欲吐因謝  
以祈

代回史督相

伏以邊城分柵曾微赤羽之勞書殿通班忽峻紫宸  
之寵無因至此何德以堪豈有方辭太常伯之除而  
迺驟躋真學士之冠已控陳於免積滋愧負於賀言  
伏念某本乏脩能誤膺重寄虜敢盜邊而凌中夏端  
繇護塞之非入發不卹締而憂宗周竊憤臨淮之多  
星使宸衷莫安於丙枕起兵符亟下於庚牌如有老

熊當道之威安得佛狸窺江之事興言及是厥咎安  
歸顧雖遄走於犬羊抑已大驚於鴻鴈旣煙火萬里  
之氣象幾不聊生撫山河兩戒之輿圖可爲痛哭思  
欲自拘於司敗孰云存被於贊書躡登麟趾之華愈  
重狐冰之懼茲蓋某官潤澤以霖雨之手包涵於雲  
夢之曾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自任天下之重得諸傳  
巖爰立作相每歎人材之難徵如腹背之毛亦玷齒  
牙之論然端殿所以昭異數而大柵所以重中權顧  
惟何人敢當茲選某抗章之懇得請爲期人欲天必  
從之諒無勤於再命波及君之餘也覲力贊於一辭  
是謂玉成敢忘環報

代回丘漕

揆予初度頗驚潘鬢之霜惠我好音忽墮郢歌之雪  
厥有嘉筐爛其盈門誼則重於斷金榮更深於倚玉  
屬茲多事繫我何心豈有邊檄之飛馳正此師干之  
征調而乃尚記垂弧之日不爲解甲之圖今何如時  
但欲捲錦鯨而還耳辭不獲命勉其亨素鯉而藏之

代回趙文昌

校中元之籍近在浹旬揆初度之時適臨巧夕敢圖  
藻翰猥記桑弧多儀於粲於珍投盛德未知於瓊報  
敢無拜手寧勿銘心尺素書雙鯉魚媿加餐之雅意  
千金裘五花馬歎換酒之何悰

代回項祕書

某端奉英題尚憐初度吾年今已如此政慙弧矢之

垂遠道胡爲來哉更委瓊瑤之既此皆某官交同金石  
誼薄雲天春入講臺未忘書帶之草香凝燕寢忽  
夢筆頭之花滋感歎於歲寒猥記存於生晚歌麟趾  
之什自慙子珮之青青得魚腹之書但感緜袍之戀  
戀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七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八

方 岳 巨山

書

與趙端明

某惟邊圉多艱所在騷動獨我東鄙屹然泰山而四  
維之上嘉乃勲睠渥殊特進斑端殿建號大相所以  
昭異數勸蓋臣也茲者涓辰顯拜萬目瞻儀惟某受  
知門墻不同餘子故其忻喜之情與衆一而其忠愛  
之意與衆殊若曰道古今譽盛德以爲賓贊之賀而  
已者則人能言之何待於某區區愚鄙敢誦所聞則  
其所謂賀者亦固異於睢盱而獻笑詰譎而貢諛者  
矣蓋某以爲公府之開柙於今且五年雖公相之爲



在

始終如一日而坐久則神怠立久則精疲亦人情之常也而一欠伸而精神固已大異矣然則今茲之命豈非公相起而欠伸之日乎一念之發群動皆新此固其機也故某之所欲為公相言者曰仗忠義曰正體統曰明紀律曰重選辟夫物必有所仗熊虎仗爪牙鵬仗羽翮魚仗水龍仗雲一日而失所仗則狐兔狎之螻蟻啣之矣至於人之所仗者何歟曰惟有忠義而已耳然則捨忠義之外非所仗也共惟先忠肅公越暨我公相勲在社稷名在華夷對越上天同一忠義而公相又親冒矢石出入兵間身被十數創蓋幾危者數矣其負名譽享顯榮夫豈因人而成寅緣至此者哉是固無假乎梁楚之游揚蕭朱之援引也

而繇其迹觀之則王邸也而締交於外相殿院也而通譜於內相有儼薄之徒而塵滓六府之來者則或恐失其心有裨販之夫而污辱五侯之第者則或謂藉其力此曹簾視壁聽而借為效街談巷說而詭為忠豈真有關於損益之數哉公相因其來而納之就其求而役之要亦不過古名將遺賂中朝之意固非仗此數人者以為助也然而不可不謹焉蓋王右軍抱經濟具謝安石一流人也惟其托於字故字足以揜其學本朝文與可妙楚辭當無遜於陳黃張晁矣惟其托於畫故畫足以揜其文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或者不知其謂公相所仗者王邸也殿院也相府也則平生光明雋偉之功適為所揜耳可不惜哉是則

前日密賜之御札草茅者猶未敢以為然而况其他乎某之所願仗忠義者此也夫舉一路之兵而制之以裨臣蓋下至衆而上至寡也所恃以維持之者體統而已耳故名分所以守此體統者也儀文所以彰此體統者也禮云禮云文具云乎哉劉濟以司徒爲幽州至於紅拍首鞞袴握刀俯立道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將帥待制使如僚友視制府如家庭往往便衣驟謁於後堂腰輿徑造於聽事歲時節序盃酒招邀驅車過之何啻儕等非不知艱難之際不同常時欲得其心姑與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偃然自尊如此則制裨豈不懼卑哉或者徒見逆李庭參許國端受山陽之變茅孽於茲故遂指爲覆車謂不可以

虛文挑實禍而不知逆李之反狀固已久矣邀節鉞則節鉞邀錢帛則錢帛其無紀綱莫甚焉向使正體統以防微寧復至是祖宗時武臣莫尊於三衙見執政必橫挺庭趨肅揖而退蓋以爲等威不如此則不足以相制云耳今端明執政也軍可復如前日之陵夷乎况夫交際之間密邇者情親踈遠者分隔情親則狎分隔則睽此其勢然也今公相之於莫府日不過一見見不過數刻而諸將出入無禁啓處不時凡百軍謀獨與參決而所謂莫府者僉文書於已行數日之後揣事情於茫然不知之時誠知莫府庸庸無足以稱使令者然而體統則不若是諸葛武侯所與謀者法孝直輩耳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裴晉公所

與謀者韓昌黎耳。愬武古通之徒，不得而與也。莫府之庸庸，是擇而易之而已矣。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虀，則亦安用莫府爲哉？天長移治之匆匆，淮西招軍之擾擾，不知誰爲畫此謀者。某之所願，正體統者此也。彼天長淮西之事，道路議之，廟堂議之，蓋至今公相代爲此三數人者，受謗也。則亦諸將無紀律故耳。今舉天下之軍，無紀律矣。獨公相威望隱然，軍行整肅而安，得結輩數十公，參錯于麾下，以備一旦之指呼。去春從士卒之顏行，巡行邊鄙，軍次宣化，有取民穀以飼馬者，立斬之。雖揚干之僕，不卹也。而諸將則不然，所過驛騷甚於寇。敎古語有之：賊來猶可官軍殺，我昔聞此謠，今見此苦，是可不爲之哀痛歟！某

嘗記前年出城南門，有數兵負芻與爭道者。前呵者曰：制幹也。兵曰：何物制幹？此趙侍郎馬芻也。時適相值於吊橋，進退不能，而數兵者盛氣直前，驕墜焉。有一兵倚芻道傍，立呼而勞之。淮交百而趣從者，擒不遜者，得三卒，諭之曰：爾軍人也。我制幹也。制幹之與軍人，自有統攝，爾猶敢爾。如百姓何？榜之百，軍士環觀如堵，嗟服而散。繇此小小者觀之，則知使此曹有紀律，本無難事。賞罰公而已矣。道傍立者，本何足賞而欲示罰於彼，則不得不惜賞於此，是亦一機括也。聞軍中撻罰，未嘗有輕貸者。然而非營運折閱，則陪納不足者耳。不聞有折逆旅，匕箸即斬，以徇如高崇文者，不聞有軍行露宿，旦朝與民家掃門而去，如岳

飛者是不特縱之爲暴而驅之爲暴矣故據其室則  
子女其子女過其壻則鷄犬其鷄犬此明以官軍而  
恐喝者也語音不辨而行者獸犇衣裝可疑而居者  
鳥散此假以賊兵而剽奪者也自荆襄回者則斷腕  
取金自天長歸者則放兵大掠自淮西來者則郡邑  
戒嚴雖平居自詭嚴於持軍而迄至通川亦未免秦  
圍一空草木皆盡矣諸將徒知以此市恩而不知以  
此賈禍他日手滑無厭及我矣雖欲禁止之得乎某  
之所謂明紀律者此也制梱號小朝廷以其爲人材  
所聚焉耳戎書辟士謂當朝取一人拔其尤暮取一  
人拔其尤羅而致之以望此府可也而運籌帷幄載  
筆旌麾乃無大強人意者蓋人材品目色色不同有

楠

如象犀珠玉雖不適用而可爲寶者有如梗苒豫章  
雖多節目而可隆棟者有如烏喙野葛雖有甚毒而  
可伐病者是必有一取焉未聞無謂而見收者也今  
莫府何所而名麗丹書有不得調者則借以爲捷徑  
梱議何事而號爲販夫人所不齒者則據以爲亨衢  
今日一計議矣明日又一計議也而奚取於莫謀今  
日一兼僉矣明日又一兼僉也而奚取於檄筆外而  
郡守倅下而州縣官則又有甚焉者起廢分符而專  
事囊橐得無倚鄉曲之私乎兼幕題輿而不識府寺  
得無怙邸第之援乎風寒之邑胡爲寄之騃子濱淮  
之縣胡爲易之鄙夫此殆有不可曉者矣甚者不特  
衆人不知其姓名雖公相亦不知其姓名也挾一綠

故則不覩焉而曹掾矣不特衆人不覩其面目雖公相亦不覩其面目也寄以書信則不俄焉而屬吏矣故有罪者指爲逋逃之主而國法廢有服者占爲起復之地而人倫滅竊聞近者有以登進士第冒昧圖起復而公相亦辟之夫口誦聖人之言身爲市人之行一至於此門墻亦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親則亦何往而不忍於公相夫金革之事無辟者君固逼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固求之謂非名教之罪人歟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是嘗爲藩府之所推擇也今者以辟置而取輕曰是蓋與其廝役爲嘗僚也夫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毋公相旣列之王官矣則九仕於此者可不謂之同官乎吁可歎已某之所願重

選辟者此也伏惟公相一江之屏蔽係焉一道之生靈係焉其負荷至不輕也今城池信高深矣器甲信犀利矣誠能仗忠義則勲名大正體統則名分嚴明紀律則軍政修重選辟則人材出而老熊當道之勢猛虎在山之威真足以壯長淮而衛中國匈奴自此當不敢近趙邊矣某不勝晉粵之罪輒疏其云云代駢四驪六之慶積者如此公相不以書生爲不武而加裁擇焉則繼此以進某何敢自愛惟公相容之而已

代與史尚書

某月日某謹端拜奉書某官尊執事某所以拜狀者蓋非區區小夫之竿櫝拘世俗之禮文也以故略彘



恭刊長語而直道情愫展盡底蘊以自明其注仰之  
懷惟執事垂聽某先君子與尊翁誼同兄弟自尉蒲  
圻時尊翁實官鄰邑彼此以意氣相許而恨不得以  
亟見也則以執事胥晤于兩邑境上蓋其相與傾訢  
如此一時翰墨兄弟藏之篋衍襲之重綿者如新是  
則某得以假寵於尊翁暨執事以婉畫前籌用佐我  
先君子之所不逮先君子於當世之士少所許可獨  
稱執事爲望一府不敢以僚友平眡之是某得以假  
寵於執事再世之遇幸莫與京意者將藉此以自托  
焉而中間不無云云則有說也某之生也晚不聞君  
子之大道而執事亦負其才以自高往往輕眡世故  
俱不能無少年氣習而其跡始異家兄襄州之失公

論不貸虎兇出柙悔其噬臍雖某亦不得爲尊者諱  
然暴其過而擠之某實不滿於執事而其跡愈異韃  
負戎馬足荐食諸華飄忽巨量古無與比其吞噬窮  
北之國十六七率皆以和誤之而我朝之薦紳大夫  
不以爲覆轍之當戒叛全銜命徒以辱國賊檄再至  
暴兵隨之此其證候果何如而通國以爲主和議者  
執事也某竊謂秦檜之得罪於萬世者以此不圖執  
事實主之而其跡遂大異矣夫始之所以異者客氣  
也中之所以異者私情也終之所以異者國事也客  
氣可除私情可克而國事不可誤某是以不能無介  
介焉忽閱邸狀見執事十難之論喟然嘆曰嗟乎史  
子申蓋爲戰守慮者也夫豈百事不理而靠一和字



哉厥今莫危於蜀莫急於襄而莫重於淮執事之料  
事勢析利害備矣旦朝籌之暮夜思之則庶乎可以  
共濟時難力抗此虜然則某其得不以一書謝不敏  
之過圖未艾之憂乎多事之秋日不暇給而當事任  
者不數人子華老儒讀書博而更事多受材敏而立  
志果往者亦嘗有繼芥於不肖而某自知其不及也  
奉書謝之幸子華亦亮之胥會儀真相見歡甚慷慨  
時事至於泣數行下某今茲實不能不以望子華者  
望執事亦願執事執倒於子華如使三捆爲一家三  
帥爲一體則必利於國必不利於賊如使三捆自町  
畦三帥自胡越則必利於賊必不利於國伏惟執事  
深圖之某前日之爲若與執事異國事也今日之爲

欲與執事同亦國事也前日之異則疑執事溺於和  
今日之同則知執事堅於守某非敢謂和之爲非也  
和之說行則宗社賴之生靈賴之而封疆之臣與受  
其賜和豈不可嘉尚特以其未易恃耳惟以和爲形  
以守爲實以戰爲應幸執事者留之意某輒不自揆  
盡布其腹心以徼福於名門再世之契執事如亮其  
愚而賜之教某當繼此以請

代諸監司與廟堂

某等不避誅夷輒殫懇切某等聞吳公玠爲裨將時  
世固未知名也而劉公子羽獨竒之其後劉公守興  
元撒離喝之兵奄至興元失守劉公僅以身免朝廷  
責散官安置白州吳公至納節以贖而劉公卒得爲

有宋名臣國史書之聞者興起蓋以必罰者朝廷之公法也相交者天下之大義也公法在朝廷則誅戮竄殛一毫不可以輕貸大義在天下則哀鳴救解雖赴湯蹈火有不可辭者而况官秩云乎哉某等辱知於前荆湖制使趙尚書蓋不啻吳公玠之於劉公子羽也今尚書公不幸有子羽之罪而某等不能爲玠之所爲則不負知己而羞當世矣尚書力卻數十萬強韃於襄樊之圍斯亦難已而變起於不虞禍生於所玩蕭牆之內梟獍驟興事至於此固已無可言者抑太史公所謂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吁可悲夫某等不勝區區之請輒以聞奏欲各納三官以贖尚書公之罪伏惟 聖君賢相天地并包

特屈刑章俾從末減如此則尚書未死之日猶有勉思報國之時不然某等恐其函蓋九原長不瞑目矣情迫辭急惟鈞慈其垂情焉

代與趙檢正

某憂恐之餘不復能事筆墨以溷主書吏睇詹象緯敢布腹心惟環明其垂哀焉某家兄不幸遭襄州之變死有餘辜適會寬恩國言未靖此雖刀鋸鼎鑊有所不辭然仁厚之朝未嘗殺士列聖相授實惟萬世丕丕之基豈可以蟻蝨臣上爲仁厚之累家兄自捍強韃繼罹叛兵脫命於絲毫之間驚心於變故之後精神爲之恍惚形體爲之支離蓋去死不能以寸某日夜危之若遷徙流移未有寧日萬一溘先朝露永

負明時則某以鶴鴿之急難憂惶孤苦夫亦何以爲生也坐此一青而殺二士意者士大夫風流篤厚殆不其然區區所望於造化之筆者雖盡鑄其官猶爲僥倖獨願追念先公之舊存錄前日之勞而不賜之遷竄焉則庶幾得以天年視息於聖明之世不勝大幸伏惟興憐於不報之地施恩於垂盡之人其繼自今至瞑目之日皆閣下所賜之餘齡也某拳拳祈扣涕泗與俱

代與廟堂

某伏準省劄家兄過蒙聖恩大肆赦宥縱之於羈旅佚之以祠庭寬大之書自天而下某雖以韃戎東寇憂緒絲棼然亦不覺孤涕之橫流懦衷之增激也永

惟 聖朝仁厚如歲之春薦紳士大夫其不克負荷以干典刑者多矣而容之以天地之泰宥之以雷雨之解蓋不崇朝而霑澤也閔外之失好水之敗使此二公者不幸生秦漢時則必將禦魑魅於四夷賜屬鏤於兩觀而安望其豐功偉烈勒鼎彝而銘旂常如今日之所觀也哉是故士不可以不遇明世也家兄之罪雖汗荆山之竹不足以書傾漢江之水不足以洗而聖上處之以善地貸之以餘生亦旣歌堯詠舜於穹壤間矣乃今渙然除罪籍而解縱之非聖天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非二三大臣一氣之轉萬象春氣非一時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則亦何以至是某謹肅拜以謝而言曰世之所謂銜環結草者抑

虛言耳若區區之心天實鑒之惟鈞慈垂亮

代與史太監

某謹東望端拜奉書某官文文尊執即辰冬仲霜晴  
寒意未力恭惟冲想逸發於林壑德聲渙揚於朝廷  
黃髮典刑森有宣翼台候動止萬福慶門尊大之懽  
伏想中外均休某惟先公之策仕而尉蒲圻也蓋韞  
寶玉於匱中含宮商於爨餘過而睨之者千萬人而  
不識其為國器也獨尊執見之心領而意會道同而  
氣合管鮑已矣自陳雷以下莫擬焉其不謂之白璧  
之下和黃金之子期歟先公之得銘旂常傳載籍以  
顯當時而垂之後世者皆相國衛王之知而相國之  
所以能庸之者則尊執之知也微尊執則以先公之

自負者果何如其肯低回於風饗雪虐之辰而求以  
自售其志哉然則微尊執之知安知其不在南山之  
南北山之北也先公一辱知己而為尊執者上則有  
功於先公之君父下則有恩於老公之子孫惟其一  
二兄弟受恩之不貲也如此則某輩之眡公猶父也  
公之眡某輩猶子也其假寵於先公以自附於名門  
也固宜蓋昔者李膺以一世龍門非通家子弟不通  
也彼孔融者魯國一男子耳踵門告曰吾家夫子與  
公家李老君同德比義通家父矣膺矍然起迎之延  
之上座而融繇此為漢名勝士然則某以望先公者  
望尊執固不為僭越也伏惟高蹈乎世外靜觀乎物  
表天下事固已洞然胸次間矣朝之政某不敢知也

而夷狄驚甚邊陲日騷鼠技已窮夙夜凜凜尊執其  
何以教之某於尊執子姓也則於尚書公昆弟也向  
固有闢其闕墻而嗾其分荆者某以白焉尚書公察  
焉然則本無廉藺之初隙而遂還平勃之素歡竊想  
父母之懷亦有樂乎此也惟尊執以其如先公者施  
及其不肖孤則不惟再世之恩天下傳誦而我端明  
亦且瞑目於九原矣不惟不肖孤能效古人感一飯  
之報而九原之靈其肯有慙色於抗杜回之一章乎  
某敢加拜以請未期侍見願言金玉體府以壽斯道  
之傳朝野所瞻臨紙飛越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八

